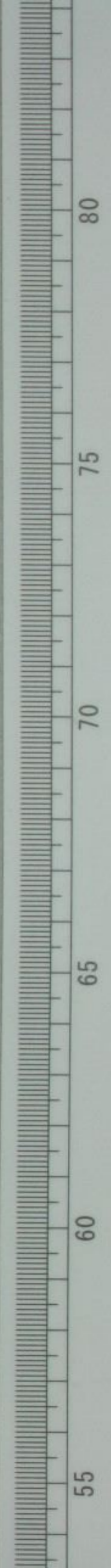




三十三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4



文庫 11
D 263
14

後漢書卷之七十上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班彪 子固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躡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躡問彪曰往者周亾戰國竝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



後漢書卷之七十上 班彪傳

010190558261

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

假借外家

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

哀平短祚國嗣三絕

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

故王氏擅朝因竊

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

姓是傷不及下也

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

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

同辭

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

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

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蹕曰生

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

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

時人復知漢乎

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

彪既疾蹕

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

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蹕終不寤

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

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

躡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

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司隸舉為茂才也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遺事

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擊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

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巨鬻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

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檇杙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

也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檇杙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為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

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檇杙之事遂闕不行於時為闕也其書今亡而左氏

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竝爭秦

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

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

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

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

也年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斷列傳遷之

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

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

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

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

少者博而寡要勞而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

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飲

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無嚴

處奇士之行而長貧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

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游俠其

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

不愛其軀赴士之厄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

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齊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

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極刑之咎也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

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

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

後漢書卷三十三 王莽傳

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

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

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

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

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繼著

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

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

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

一刊削也謂刊落繁蕪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

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

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者陽人竝不顯郡之類也今

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

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

王況府王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建武二十二年王況為司

徒十九年建明帝為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

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賈誼以為習與善

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

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

辭之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

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閔天南宮括散

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

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

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碚諫衛莊公之辭也詩

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

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子謂成王也漢興太

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為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

以知術數也今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嘉之拜錯為太子家

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

之誼傳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

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

僑等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讀誦蕭望之為太傅周堪為少傅竝見前書莫不崇簡其

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

而傳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

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

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

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

問而已明不媒黷廣其敬也

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

膳食以法制勅大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且且請問明不媒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

石主門衛徼巡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

長吏民愛之察舉也司徒薦為廉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

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

論語

孔子曰可謂仁之方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

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

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

貧且賤焉耻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耻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

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

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

高人諸儒以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克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

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

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

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

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

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

螻螳竊觀國政螻螳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

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

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

薪之議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也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

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

君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

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

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

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

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

為皆闇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

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為光輝也爾雅曰髦俊

也美士為彥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

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

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

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

考績以叅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

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

龍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下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華周進鬪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涼州從事王雍

躬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下嚴下莊子也新序曰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

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鬪獲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涼州冠蓋未有宜

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殷作殷達學洽聞才能絕

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

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

歎也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離

也斷趾則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納忠於楚終不見信自

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

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晏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

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

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

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

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

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第超恐固為郡所覈考

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

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竒之召詣校書部前書叙圖傳曰永平

中為郎典校祕書除蘭臺令史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

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

本紀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

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

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

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

末廁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最居其末也太初以後闕而不

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

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

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

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

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

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當世甚重其

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七十上卷終

後漢書卷之七十下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

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

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

辭竝以諷諭為主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

賓淫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中與

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

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

其故而觀其制乎

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

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日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

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廣雅曰攄

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

于雍州實曰長安

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

左據函谷二

嶠之阻表以泰華終南之山

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嶠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

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

河涇渭之川

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秦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洪大也

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

焉

華實之毛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禁也

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奧是故橫被六

合三成帝畿

前書音義曰東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

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周以龍興秦以虎視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龍興虎視喻盛彊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易

曰虎視

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

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

霸上五星聚于東井又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

授圖地出道于張兵鈴劉季起東
井秦之分野明漢當代秦都關中
奉春建策留侯演
成奉春君婁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
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者引也

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天謂五星聚東井也

人謂婁敬等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
於是晞秦領賊北

阜挾艷霸據龍首
晞望也音希賊視也音蛾秦領在

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艷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

達樊川在傍也挾在上曰據也
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

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

極侈
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代也
建金城其萬雉呀周池而

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預注左傳云方丈為堵三堵為雉字林曰呀大

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為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
內則街衢洞達閭

閭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

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字林曰閭里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

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姝異乎五方

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

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

女也合眾騁驚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

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高天下也若乃觀其四郊浮

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

英俊之域蔽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

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

云名都對郭蒼頡篇曰蔽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豪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

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嘉並

平陵人也五公謂田蚡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為司馬朱博為司空竝杜陵人平晏為司徒韋賢為

陵人也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

充奉陵邑蓋以疆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前書音義曰五

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

蓋以疆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見前書白元帝已後不遷或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或為徙義亦通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犂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

野千里人以富饒連犂猶超絕也連音卓犂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其陽則崇山隱

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

濱其足穹谷深谷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

范子計然曰王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

富號曰近蜀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

九峻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

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峻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

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

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雨

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荼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

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既田四千餘頃因名曰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雨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今反廣雅曰塲界也音亦周禮曰

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塍田畦也音繩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

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

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

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

敷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

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園謂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

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平樂蘭觀等二

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真

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

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郡獻奇獸晉灼漢書注云駒形鱗色牛角武帝

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與

曰心接武帝時安息國發使來獻之又其宮室也體

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

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楊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

也劉向七畧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

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樹中天之華闕豐

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棹

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

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謂在山之上也禪蒼曰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

曲如虹也說文曰桴復屋之棟棹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雕玉

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以

景彰廣雅曰瑱瑱也音田瑱與瑱通楹柱也離玉為瑱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棖璧璫韋昭注曰璫

接頭也渥光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

閨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嵯而衡

闕臨峻路而啓扉華虞決疑要注曰城者為階級平

階級勒城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

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向各二

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虞以懸鍾

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金人

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

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因也衡橫也闕門限

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閨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狗猶

崇高也閨音閑煥明也言周回宮館明清涼宣溫神

若列星之環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宦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三

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

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殫盡

也增槃業峨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

輦唯所息宴增重也槃屈也業峨高也業音五臘後

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

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官儀

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前書

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

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各長安有昭陽特盛隆平孝

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

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

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昭陽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衰纏也音於紫反綸

糾青絲綬也綸或作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轂鐵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釭其中銜璧納之於璧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前書曰昭陽殿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維曰翡翠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於是玄墀釳切玉階懸黎垂棘之玉並夜有光輝也

彤庭礪礪采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前書曰昭

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髹音休漆黑故曰玄墀殿工地也又曰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釳音口礪礪琳珉並石次玉者礪音而亮反礪音戚綵緻其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植

玉樹茸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紅羅颯纏綺組繽紛精耀華燭俯仰如

神薛綜西京賦注颯纏長袖貌颯音素合反纏音山綺反綺文繒也組綬也繽紛盛貌燭照也言精采

華飾照耀也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彼周鄭之後宮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也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

以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四等有昭儀婕妤嬪娥容華美

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君秩祿同共為一等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百數謂以百而數之也左右廷中朝堂

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弱翁濟陰

人邢吉字少卿魯國人並為丞相

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

之愷悌蕩亾秦之毒螫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司馬相如曰垂統理順易

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楊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者並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邢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故令斯人揚蘇樂之聲作畫一之

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

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

善者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

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輔故事曰天祿石渠並閣名在未央宮

北以閣祕書諄誨謂殷勤教告也詩大雅曰誨爾諄諄鄭玄注云我教告王曰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令蕭望之平奏其議又有承

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周

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

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

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祕文祕書也孝經鈞命決曰丘撥祕文也周以

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

廉孝

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鈞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

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即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為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數前書又曰

此廉虎賁贅衣闈尹闈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衛

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

虎賁闈尹闈寺並宦官周禮有闈人寺人陛戟執戟

於陛也百重言多也攸周廬千列微道綺錯盧謂宿衛之廬

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

微道微巡之道綺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微巡京

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

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緝長樂陵登道而超西墉

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栝棧而棲金雀未

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登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說文曰栝棧殿堂上最高之處

也栝音孤棧音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劉敞曰注鳳闕

門案文多內則別風之嶢嶢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

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

名別風嶢嶢高也嶢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庭為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開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

闔戶謂之乾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

而出馭娑洞枌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

納光正殿即前殿也層重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馭娑枌詣殿天梁亦宮

名也駘音殆盪音蕩馭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枌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檐上反也激日謂日激入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

於殿內也

大半虹霓回帶於焚楣雖輕信與僂狡猶愕眙而不

敢階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說文曰焚棟也

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僂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

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刃史反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

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覓怳怳以失度巡回

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

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

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窅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相

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窈窅深也杳與窈通窅音他鳥反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于複道宮宇深邃

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

洋飛闥閣上門也王逸注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

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蔘蔘濫瀛洲與方

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

篇曰濤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

於是靈草冬榮神

木叢生巖峻崔嵬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

不死藥在焉崢嶸高峻也崔音徂回抗僊掌以承露

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壻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前書曰武

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王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騁文成之不埃盪塵也鮮潔也說文曰顛白貌音皓

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

列僊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齊人李少翁以方士見

上上拜為文成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

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言曰臣常往東海中見安期美門

之屬乃拜為五利將軍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

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

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

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也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

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荊州江湘之地

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其人驅之闐音田聚音才諭反水衡

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

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罽罔連絃籠山絡野列

卒周币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罽罽罔之綱於是乘鑾輿

備灋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潔瀆言之故

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灋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灋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

奉引侍中駢乘飛廉館名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劉敞曰乘鑿與案注又解乘輿之義則此多鑿字 遂繞鄴鎬

歷上蘭六師發胃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艸

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拘怒而少息文 鄴

王所都在鄆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

又曰百獸率舞駭殫言驚懼也震震爚爚奔走貌爚音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車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蹂躪也音汝九反躪輶也音力刃反拘猶抑也音於六反言且抑六師之怒而少停也爾乃

期門飲飛剗刃鑽鏃要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

機不虛倚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颯颯紛紛

矐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前書曰武帝與北狄

號期門又曰募飲飛射士音義飲飛本秦法也

武帝改爲飲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中紡矐繳弋

見鷹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鑽與攢通

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鏃音侯廣雅曰跌奔也音央

機弩牙也說文曰倚偏引也音居綺反颯颯紛紛衆

多也說文曰颯古颯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

之矐繳平原赤勇士厲狻失木豺狼懾竄郭璞注

高也爾乃移師趨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山海經

曰猴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書曰狻似狸音

以救反淮南子曰狻狻顛廢而失木枝懾懼也音之

葉反竄走也協狂兕觸履潛深也穢謂榛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

雅曰履跳也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僂狡捭猛噬脫音居衛反

角挫脰徒搏獨殺

許少秦成竝未詳標殺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搯捉也音兒搯與捥通

也爾雅曰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

挾師豹拖

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迥壑越峻崖履巉巖鉅石墮

松柏仆叢林摧艸木無餘禽獸殄夷

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

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

在鼻上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犛音力之反爾雅曰羆似熊而黃巉巖山石高峻之貌也殄盡也夷猶殺

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

體執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

獸相枕藉

前書宣帝幸萑陽宮屬玉觀音義曰屬玉水鳥也似鴛鴦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

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鄭玄注禮記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獲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

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而

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

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毛

莢注曰以毛曰魚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新殺曰鮮饗賜畢勞

逸齊大輅鳴鸞容與裴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

之池

大輅玉輅也周禮曰凡馭輅儀以鑿和為節鄭玄注曰鸞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三輔黃圖曰

上林苑有豫章觀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蔭

蔚芳艸被堤蘭芷發色曄曄猗猗若摘錦布繡燭耀

乎其陂

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之象也雲漢天河也郭璞注爾雅云芷香艸音

昌改反暉 猗猗美茂之貌說文曰猗舒也

玄鶴白鷺黃鵠鵙鷓鴣

鴉鳧鷺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

散郭璞注爾雅云鵠似鳧脚近尾畧不能地行江東謂之魚鵠音火交反說文曰鵙鵙雀也爾雅曰鷓

麋鵠音括郭璞注曰即鷓鴣也今關西呼為鷓鴣似鴈而大無指音保鷓水鳥也莊子曰白鷓之相視

眸子不運而風化李巡注爾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鷺竝鼻也鄭玄注詩云鷺鳧屬也音一兮反周處風

土記曰鷺鷺也以其名自呼大如鷄生卵於荷葉上毛莨注詩云大曰鴻小曰鴈 於是後宮

乘輅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

風澹淡浮埤蒼曰輅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鷓首浮次以虞桓譚新論曰乘車玉瓜

華芝及鳳皇三蓋上林賦曰乘漚駕建華旗高誘注淮南子曰祛舉也澹隨風之貌也澹音走藍反淡音

徒敢反 擢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厲天鳥羣翔奕闕淵

擢楫也謳歌也震協韻音真營聲也音火宏反 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

目招猶舉也弩有黃間之名此言白間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西京雜記曰越王獻高帝白

鵠黑鵠各一雙說文曰揄引也音投文竿翠羽為文飾也闕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鍛黃金之鈞

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 撫鴻幢御矰繳方舟竝

鷺俛仰極樂廣雅曰幢謂之幬幢音直江反即舟中之幢蓋也本或作罽罽鳥網也音衝矰

弋矢也繳以擊箭也方舟竝兩舟也 遂風舉雲搖浮遊晉覽前乘秦領

後越九巖協韻音綜 東薄河華西涉歧雍宮館所歷百有

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歧山雍縣在扶風儲積也供協韻音九用反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

從臣之嘉頌

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

十年不知天下理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今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僊王褒張子喬等竝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籙十世之基家承

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饜服先疇之畎畝商修

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

十世百年舉全數也淮南子曰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若臣者徒觀迹乎舊

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主人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

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

之云為乎

喟嘆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

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夫大

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暮而創萬世蓋

六籙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

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暮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曰暮萬世盛言之也六籙

六經也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

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

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井此功有

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為計有

逆而順人也婁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

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

而都西 吾子曾不是睹顧耀後嗣之未造不亦闇乎

京也 顧反也耀炫耀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反炫耀後嗣子孫未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僊昭陽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清以變子之或志

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寞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

為之也 天人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 于時之亂生民幾亾鬼神泯絕壑無

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

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也

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亾故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 故下

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鑿致命于聖皇

上帝天也聖王光武也懷猶愍念也降下也鑿視也言上天愍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為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

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

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 遂超大

後漢書卷之三 在國傳

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度河

而改部為高邑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

繼天而作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

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若正穀梁傳曰系唐統接漢緒茂

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

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

方軌竝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

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蹂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

王非直一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

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處羲氏之

所以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

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

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斯

婦如伏犧時也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

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

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和天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龔行天罰應天順民

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

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

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

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

成之制也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

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已復禮以

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已復禮

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劉攽曰注人道畢矣案文必當

作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憲章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

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于考古而封泰案

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

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至于永平之

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瀟服敷鴻

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

既肅熙光也洽淡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

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

始服冕冠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

臺恢弘大道被之入極此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予

樂謂依讖文改大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

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大路王

謂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書曰歲然

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

夏總八方而為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

並宮闕顯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亾詩商頌

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

侈言奢儉合禮也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

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雲

亦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囿也詩大雅

也此言魚獸各得其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

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傳臧僖伯曰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云各隨時之閑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

暴天歷騶虞覽駟職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

乃出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

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其詩曰駟職孔阜注曰職

駟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

備器械後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

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擊也又言日詩曰我

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於是發鯨魚鑿華鐘登玉輅

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宮景從禋威盛容

魚鯨

謂刻梓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呼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鐘者名爲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禋亦盛也

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

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掃電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屬連也音燭

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

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鋌小矛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銳反

焱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爲之奪

明丘陵爲之搖震

焱焱炎炎並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也音以瞻反震讀曰

真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

將帥

中囿囿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爲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

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使將帥也

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

輕車霆發驍騎電騫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

彎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

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爲乾豆

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震發電驚竝言疾也游基
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而
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木號矣
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
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我為範我驅馳終
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
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
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彎不詭遇謂范氏也

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跪餘足

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

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跪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

節徐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臨

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

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

懷柔百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

孔安國注云叙美行之驗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

德瞰四裔而抗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西盪

河源東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趨朱垠盪滌也河源在

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濬水涯音肩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濬趨

躍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

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

爾雅曰讐懼也音之涉反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

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

子受四海之圖籙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

蠻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

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殺眺乃曰同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

盛禮樂供帳置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

儀而展帝容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端門

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

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

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鐘器也孔叢子曰亮飲于鐘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人珍也太牢牛羊豕也

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布絲

竹鐘鼓鏗鎗管絃擘煜食舉謂常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郊祀陵廟殿

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大師掌六

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若耕反鎗音楚庠反擘煜盛貌也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

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

商角徵羽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

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四夷間奏

德廣所及侂休甍離罔不具集間迭也音古莧反詩國風曰漢廣德廣所

及也鄭玄注周禮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柷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音渠禁反抹音摩葛反周禮伶作禁

降烟燼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

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

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乎

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

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

示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昭其儉也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

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

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

織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

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末賈也背僞去彫飾也歸真尚質素也

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繒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

於是百姓滌瑕盪

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

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瑕穢猶過惡也揚雄集曰

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

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

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

鄉曰庠聚曰序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音所巾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嗟嘆之不足故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劉敞曰注平帝立舉學官案文多一舉字登降飫宴之禮既畢

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舍和而吐氣頌曰盛

哉乎斯世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讜

美言也音黨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

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

之所由伏犧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

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語孔子曰溫故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

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

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

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開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

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也秦領九巘涇渭之川曷若四瀆

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氣地有

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圖書之泉謂河洛也易繫辭

曰河出圖建章甘泉館御列僊孰與靈臺明堂統和

洛出書也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灋陰陽之會也太

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

雍水四周於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灋度翼

翼濟濟也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

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子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

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

至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

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主人曰復

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矍

者猶恐懼也音徒頌反喻告也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

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

斯時也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竹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

正事實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

詩曰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之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

明也國風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

詩

也詩曰穆穆煌煌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

其配之世祖光武

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威

靈仰赤帝赤燿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叙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

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

湯湯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說文曰皤皤老也

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大古立德賢聖之人竝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

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

其性無謬沴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與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百穀溱溱庶卉蕃**

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

州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鳥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

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

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

之景光也說文曰歆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悅舉龍文之鼎

登祖廟兮享

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時明帝詔曰其以酌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

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繁鳥

靈篇謂河

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云白雉素鳥歌故兼言效素鳥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

朗兮於淳精

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云鳥者陽之精

章皇德兮侔周

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

卿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

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

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

不過郎

二代謂彪及固

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

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

以上兩都賦

賓戲

所作賓戲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事見前書後遷玄武司馬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

馬主玄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

撰集其事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時北單于遷

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為匈奴變詐

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

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

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

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

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

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

子入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

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

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柳授南單

于印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

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

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

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烏

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

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

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

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

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

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

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疆，能為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

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

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以

典引

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揚雄美新典而

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浮而清。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絪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與濁也。易乾

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

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

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

踰繩越契，寂寥而亾。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

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瑜越竝過也詔誥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文字故寂寥而無文誥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莫不開元於

太昊皇初之首上哉窶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易曰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是其書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炁而未曜亞斯之

昊顛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天也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鄭玄

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竝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

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胤謂堯舍其胤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竝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竝得為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股肱既周天乃歸

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契也既周謂其子孫竝歸功於堯又將授漢以帝位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

懸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尚

後漢書卷七十一 五國傳

後漢書卷七十一 五國傳

善曰舜倫攸斲舊章歟謂秦燔詩書

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

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

聖玄

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繫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亮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迺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雖前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

比茲福矣

臯臯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衡即伊尹也且周公也密勿猶黽勉也茲謂孔子

言臯夔等比之為福小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

龍見淵躍

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陽山光武

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並喻漢初起拊翼而未舉則

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不蒞其誅

拊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傑為漢者多也燦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蒞臨也言天下先為漢誅之高祖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

尚書曰欽

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即位居尊之時並謙言於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於牧野又曰敷敦淮濱言漢取天下無

號今陳師敦迅奮武搗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搗亦麾也言竝天人所推不尚威也

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

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

克讓之後歸運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蘊藏也孔佐諱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非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

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

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可

深也鋪編也二代殷周也洪纖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蹟幽深也言編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

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

方統牧論語雖覆一匱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奕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竝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竝統

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

之不格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

後殺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

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

天邑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

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竝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與螭同革改也

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劉攽曰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一師字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

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曰薄德社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

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然猶於穆

猗那翁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

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辭也

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亦歎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論

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翁盛也純和

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經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翁純皦繹之樂

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濟哲惟商長發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

之德對越在天烏奕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者猶蟬聯不絕也

朗而不渝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畧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

充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

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嘗為堯臣○

劉攽曰泝測承唐堯之基案注解然後宣二祖之重唐基耳何故輕出虞字明當作堯

允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

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願。

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

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願養也。言

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

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

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厥道至乎經緯，乾坤

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

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

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州木，浸乎金，

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舍弘光大，品物咸亨。

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

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

讀曰：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

爾雅曰：虔，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圖

作，為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之事，言謙之甚也。

至今遷正黜色，賓監

之事，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羽篤論之士，而不傳

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憇歟。

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

殷周二王之後為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
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眾也朋羣也不傳
劉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概也論語孔
子曰慎而無禮則蕙鄭玄注云蕙質慤貌也言雖優
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

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

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也僉皆也躬奉天經

惇睦辯章之化洽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

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

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

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

安也黎蒸皆眾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

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凡四巡狩賜人爵鰥

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燔柴曰燔

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皮縣祭川曰浮沈肅祇恭敬也

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中詔曰朕巡狩

岱宗柴望山川皮音居毀反是以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

馴毛宗於外園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

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中二年詔

曰乃者鳳皇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

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

海得一角獸大如麋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

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緇文皓

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
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黃龍也建
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若
甘露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若
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

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羨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

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州之類歲月不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于瑞圖又合乎史謀也坳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美音以戰反○劉攽曰注如人冠大坐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昔姬有素

雉朱鳥玄秬黃麥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

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鳥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

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麥也謂赤鳥銜牟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又曰奉璋峨峨蓋

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

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頡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

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竝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德遺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並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而有自專之辭也竝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若然受之宜

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祕

寶以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充當也恭肅之館謂

廟中也金滕以金緘置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滕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夫圖書

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

吉丁辰景命也

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為天子所知也孔丘

也猷圖也孚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順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

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

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

廟憚勅天乎

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

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

天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伊考自邃古凡

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

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伊維也邃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邃古之初戾至

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者謂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一人者無有充揚瀦度而棄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

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有覈仁義

也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謀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

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後漢書卷七十一

五十四

七

以酒食為諭焉淵源林藪諭深遠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

既成

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絳萬嗣煬洪
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
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讜直言也繇兆辭音胄左傳曰先王十征五年而豈
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唐
雅曰絳績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
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
大律鄭玄注云丕大也律灋也疇誰也亘猶竟也
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

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
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

郎將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

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

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

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

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

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

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讜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

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

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

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

抑退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

信哉其能成名也兩雅曰疊疊猶勉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

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

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固

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澣

五伯三王之舉人六國五伯之舉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

舉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博物洽

聞不能以智免極刑謂下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

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

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亾也吾不遺其智之如

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

自遇禍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管壁有賊輒奮厲其眾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疇

擘改為比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兼麗卿雲

帝墳彪識皇命固迷世紛楊子雲

四十二年二月四日

帝贊贊文為壯其黜董董氏也式斬董氏也兼其明言

贊曰二班對文殊為帝贊贊云殊為典贊以示其難

自毀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

賦賦人之豷豷目篇也言班固精黜奸阝而不賦良目良寧手而不具其親也今賦王賦晉之夫信不自

人祖以姪篇然目親也史信齊卦者至賦曰幸也

皆又之而不須守之皆而不須守其來即和古

聞不須以皆矣賦賦蓋室然亦良留大寒華留之編

賦精也賦下賦賦二美類守道愈矣甚也固對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第鍾宋寒列傳第三十一第五倫曾孫種宋均族子意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史記曰陳公子

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

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

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

引彊持滿以拒之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銅馬赤眉

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朱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兒

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裒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

褒坐事左轉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臨去握

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

出相對以屬託焉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

自以為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

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糞除猶掃也

除也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

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

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

秩又鑄錢官姦勅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興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

市無姦枉○劉放曰注姦勅所集案姦輕理當是軌字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

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

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

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

已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

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

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

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第五倫傳
為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

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為生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

州武岡縣東北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

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

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更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顯拔

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

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

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

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

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以財相貨曰昧音其

又反又音求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

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

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

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

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狂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

修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修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

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

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也苦身待

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也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

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

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
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
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
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
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
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纒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
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
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

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

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

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

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

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

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

請人有損事望望物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竝不見省

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

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

尚書

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温和也

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

石貪殘者六人

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被死罪二人凡六人斯

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畱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

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

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

譴責也

務進仁

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

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

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

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孔子之言

以

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

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

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

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

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

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

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

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

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論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

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

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

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

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

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眾响飄山聚蚊成雷

前書中山靖王之語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

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曰醒

諛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諛佞語也臣愚願陛下

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

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

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

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

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然少蘊藉，不

修威儀。蘊藉猶寬博也。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

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

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

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

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

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

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

也。樊豐等譖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

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

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

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

禮餉，頡終不受。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覈為方。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非夫愷悌之

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

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

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

於性緩佩弦以自急也

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絃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

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

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

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

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

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

尉清詔使冀州又此言以

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

下所刑免甚眾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

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

之郊種乃大儲糧菑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

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

桴擊鼓杖也音夫以能換為衛

相

周後衛公也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

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

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疆禦今欲相

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

以鉞刀諭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

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

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

後漢書卷之二十二 第五種及傳 九
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

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夫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閻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李布楚人為任俠，有名數。寤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

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
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為
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
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
錯猶乖也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

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

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

鉤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勲效傳

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繼介則此

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

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

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

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

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

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

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舉至徵徙非

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

亾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

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

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

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意封

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

也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

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

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

隱親謂親自隱恤之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

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

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

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

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

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

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兗州縣也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

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

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

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

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

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
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

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

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

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

坐減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

簿文記也詔班

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

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

母之間惡其名也

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

載其言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

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

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

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

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

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

易曰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

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

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

苴行邪讒夫昌邪

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牲禱於桑林之

社以六事自責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

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

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臯當萬死征營

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

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

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

者蓋時修雩場今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

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澍生

萬物故曰澍音注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

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邈

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臯重郎

位小臯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拘也帝

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隱猶私也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

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

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

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

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

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

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

祭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

日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

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

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

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

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

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

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

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

此故不得久畱出為魯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

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杖吾履

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劉攽曰注錢萬三千文案古人言錢不

曰文世俗乃有此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

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彌慎罰撫循百姓

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謂解土

祝曰興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人多殷富以久病卒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大悅

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

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

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杜音思漬反謂組几也方

言云蜀漢之郊曰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

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

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

中枕臥旃褥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

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燠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

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

郎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

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

今辰州辰溪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

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

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前書音義曰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

既至而尚

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乃矯制調伏波司

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

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

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

檻為機以捕獸穿為穿地陷之

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託且

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爲民患咎在
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
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
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
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
祠之浚遼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
爲公姬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姬猶祭之有尸主也歲歲改易旣而不敢
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
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

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
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
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
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
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
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
不撓卽令貲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
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問起居
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

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畱養疾
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
騶養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
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更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言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亾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

夏侯勝也

至遼東太

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

陽侯相

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建初中徵為尚書肅

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竝畱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丞丞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畱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

分甘損膳嘗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

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尚書曰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

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行食它縣行謂流衍

傷食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

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

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

成家官屬備具當蚤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相

望久磐京邑

磐謂盤桓不去

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

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

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

不忍以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康焉各

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日取便利之時也以塞衆望帝納

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

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

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

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

疆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
 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
 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
 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
 也享受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
 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
 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
 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
 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

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
 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
 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
 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
 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放縱意隨
 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
 靈帝時為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荆
 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

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
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
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
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
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
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而二人錯愕不
能對錯愕者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
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
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

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
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
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
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
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
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
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
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
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

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臯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易今易州縣也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

由是拜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

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

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

戾省刑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

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若鍾離意之

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

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

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

後漢書卷之七十二

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絜匡帝以奢宋均

達政禁此妖崇崇祭也于命反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請禱

也也意明尊尊割恩藩屏穀梁傳曰屏者諱敗尊

謂今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慄慄楚黎寒君為命慄慄懼也黎衆也

後漢書卷之七十二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

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

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

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

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

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

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疆廢不

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簾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鐘簾解見

光武紀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

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疆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

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州曲

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疆都魯中元元年入

朝從封岱山因畱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

年疆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

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請魯及薨臨命上疏謝

曰臣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

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

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疆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

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

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望見

闕庭奉承幃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

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

子名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

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無處臣三

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此臣

宿昔常計私計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

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

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

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使大

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

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竝見光武及明帝

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

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

小侯之母也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

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

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

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近之矣

將作大匠畱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

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

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

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

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循

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

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

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

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背皆

為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

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紼

緣縗即紅也縗音七絹反鄭玄注周禮曰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

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

曰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

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

降儀從士寢苦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

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和睦兄弟恤

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

為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

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今增

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

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

獻帝封琬汶陽侯拜為平原相祇立四十四年薨子
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
為中山太后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
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
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
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
國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

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

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

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

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

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

年薨子釐王定嗣

釐音倍下皆同

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

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

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

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

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

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
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
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

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

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問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

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

特封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

浮屠

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

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

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八年詔

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辜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

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

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優婆塞也

華翻為近任言受戒行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

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十三

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

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

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

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川縣也賜湯沐邑

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

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輶輶猶屏也自隱避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劉敞曰

奴婢工技案女伎當作妓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上文妓人即是妓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

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王者

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畱住楚宮明年英至丹

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

贈贈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黃

門占護其妻子口護猶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

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

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侷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

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
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
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
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
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
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竝不得置相。臣吏
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
畱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

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

續漢輿服志曰諸侯

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

追爵諡曰楚厲侯。章和元

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

陸侯。

陸縣名屬廬江郡。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
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
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
為東武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
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

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繪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

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

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

今德州般縣也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

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

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

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休其

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

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

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

隸臣僚僚臣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

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桑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

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而功

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亾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

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

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氏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

吳興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

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景

俗謂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景

公千駟民無稱焉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今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

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七故反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劔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

初三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頰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

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平元年

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

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橐縣

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餘年

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

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

語在禮樂輿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嘗留鎮侍衛皇

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

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成春農

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防農

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

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

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

曰不宿不預戒日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

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

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旋皆游散之意詩曰於

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佯前書音義曰弭節猶案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

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

儀惟德之隅

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

宮室之制內繩則外有廉隅

臣愚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

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

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

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

朝蒙爵命之眷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

君子之器

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

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

簞竹器也

圓曰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曰於晉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今問之曰信

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肉以與之既而輒為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

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

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

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赤紱大夫之服也詩

曹風曰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

去王

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將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備也音警

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

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

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

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大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

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

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

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

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日者問東平

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

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

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

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

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

達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留禁中也帝

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間吏人奏事

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

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

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

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王疾。風俗通曰：古姓其後氏焉。涅陽王光武女寶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

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池

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

之美於斯為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

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

築郭邑建都邪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上違先

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

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

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

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

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

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

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

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

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畱五時衣

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

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

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

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

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

其人亾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

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管服為副

編鄒玄云副婦人管服三輔謂之假紵續漢書帛字作阜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

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孫

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

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

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

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

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

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也頃反虜尚屯

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間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

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

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

以蒼冒涉寒露遣詔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大黃黑出丁零國及

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

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

禮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

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

旂弧鞬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負斧戾曰伯父實來

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

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侯氏再拜稽首而出詩云叔父建爾元

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管蕭相國加

以不名優忠賢也見王莽傳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

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啻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

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

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

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卑高列序上下以理

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

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

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躅無

所措置踧躅謙讓貌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

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

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畱

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

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咎時念王久勞

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

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 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

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

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

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

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

七言別字歌詩竝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

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

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

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

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

不越率循也 越違也傳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 書曰 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

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俾使也 屏

蔽也 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懲遺 一老俾屏余一人煢煢余在疚也今詔有司加賜鸞

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

孰離之離被也 言非憲王 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

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

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

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

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因

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

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於陵前陵在今鄆

州東峴山南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

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

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

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

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

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

孫二人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

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感

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

生累近則喪大累憂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所為歎息嗚

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

也然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

曰晉大夫士為之辭也吳太伯周文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

亢父樊並

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

立十八年薨子

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

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

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

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

帝時羗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

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

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

亭侯博為任城王以奉其祀

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

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

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

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

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

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

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

扶桑四縣益淮陽國

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澗水縣西北

新陽故城在今豫州靈陽西南扶柔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

延性驕奢而遇下

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婚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

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有明刑公羊

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先帝不忍親

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

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為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

便親為勃道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道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

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方底所

以盛書也前書曰絲綈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

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

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別遷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封之於魯

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

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

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

勅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

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

即行之勿拘常制也

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

息

累息猶疊息也

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

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

功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

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

喜事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

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

午兵當起

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

今至午是為經天也

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

天官書曰心前星太

子之位也

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陞

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

下事必舉下以雪陰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讐精誠所

加金石為開

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

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人乎

當為秋霜無

為檻羊秋霜肅殺於物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

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亾閭閻之伍尚為

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

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

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

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

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

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

死將閭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

三人皆流涕伏劍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

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

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

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

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

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

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

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

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

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

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

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與馬悉以與之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於後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爵為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駟騎王家各官騎焉上書辭讓顯

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

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於賴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賴谷作夾

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媵前行媵音楚角反稱媵猶齊整也行音胡

朗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背司馬相如

子虛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藩職也王其勿辭

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

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

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

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

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

注曰女子謂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

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

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平夷吏人家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

鹿涿郡柏黃腸雜木

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

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

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

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

封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

和六年封暢弟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

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

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

與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

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東萊之昌陽

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

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今沂州縣也故城在今

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今沂州縣也故城在今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

城在聞登縣西北也

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

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數上

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

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

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

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

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

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

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為列侯宇

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為

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

人為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

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

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為九江太

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容立八年

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

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

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

尊音祖本

反禮記曰恭敬擗節鄭玄注云擗趨也

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

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

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

東平好

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人為... 五十八... 王...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後漢書卷之七十三

朱樂何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孫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

滅宋奔碭易姓為朱後徙於宛也

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

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

東觀記曰

暉外祖父孔休以德行稱於代也

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

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

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

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

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卽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

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

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

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續漢志曰諸侯家丞秩三百石

百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

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東觀記曰暉為督郵況當歸女

欲買暉婢暉不敢與後况卒暉送其家金三斤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

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

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

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

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

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卽往給之曰給歎也我數聞

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

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

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

相如屬向也與猶如也史記曰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易之

趙王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願指視王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

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邑故臣復取壁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壁睨柱欲以擊柱秦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

衛故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

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

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僵偃仆路也吏人畏愛為

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東觀記

記曰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鄰郡人多牽牛入界數年坐法免東觀記曰坐考

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劉放曰案臨淮郡無長吏既言曰死獄中當是吏字為長丞尉皆長吏也

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

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介特也言不與眾同

建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

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

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

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

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

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

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

心也以堪先託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

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元和中肅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畱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蹇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易蹇卦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上有水蹇難之象也六二爻上應於五五為君位二宜為臣也居險難之時履當其位不以五在難私身遠害故曰王患臣蹇蹇匪躬之故孝經曰退思補過蹇與蹇同患

之甚久惟令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劉攽曰惟令所言案時

暉未為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

經常也朝

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

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

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

前書曰因官器作鬻鹽音義曰鬻古煮字

又

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

時所謂均輸者也

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

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

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

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

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

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放曰存案本當與宜

不須並存合去當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

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

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黃髮老稱謂朱暉也何故自繫暉

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

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

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

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

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

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直事郎謂署郎當次直者太醫視疾太

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疋衣十領後遷

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

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華嶠書曰暉年

五十失妻昆弟欲為繼室暉嘆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也子頡修儒術安

帝時至陳相頡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

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亾失

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音幾

近衣反前書曰石慶為太僕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穆

愈更精篤初舉孝廉謝承書曰穆少有英才學明五

十為郡督郵迎新太守見穆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

執為有令德穆答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謂非顏

回不敢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僕

非仲尼督郵可謂顏回也遂歷職股肱舉孝廉也

順帝末江淮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

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

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

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

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

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曆法太歲在丁壬歲德

歲刑亦在北宮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於野其

道窮也易坤卦上六象詞也坤爻居上六故云其道

美盛而不已同陽之地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

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

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

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申重也。而親其忠正，絕其

姑息。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禮記專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

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

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

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

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

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

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

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暲、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

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

言為應。於是請暲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高

第為侍御史。續漢書曰：穆舉高第，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虎賁置弓階上。公

卿下階皆避弓。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穆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曰：朱

御史可謂臨事不惑者也。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

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

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

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其辭曰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禮記曰仲尼歎曰大

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注曰大道謂三皇五帝時也蓋傷之也夫

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行違於道則愧

生於心非良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

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得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其天性謂之德天之所命之謂性不失天性是謂德德性失然後貴仁

義道德之性失仁義之迹彰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遷徙也禮法興

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中

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中世謂五帝時況又薄於此乎

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

幬亦覆左傳曰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幬與燾同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

敦龐厚大也左傳曰人生敦龐數猶理也言人不敦厚不能入道之精理也昔在仲尼不

失舊於原壤原壤孔子之舊也禮記曰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曰狸晉

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楚嚴

不忍章於絕纓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

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

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由此觀之聖賢之德

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由

敵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

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此老子道德經之詞顧歡注

為實聲色為華去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

彼華薄取此厚實俗之凋薄以厚御之行有失故覆人之過者敦之

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選者馬援深昭此道可

以為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

上世履踐也言敦厚之道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

廷宣帝時邴吉為丞相不案吏曰夫以三公府案吏

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

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劉放曰案下文

不宜更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

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悠悠多也凡此之類豈徒

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

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

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

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

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

之金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為太尉親費用事韓安國為梁王太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翟方進成

帝時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也夫以

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前書曰天子以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又曰翟方進

智能有餘天子甚重之故言各宰也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

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

後者也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闢腦乃精出曰臣生無

禮大夫墮於正室士於適室韓子曰史魚衛大夫卒

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故時散俗美則小

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

止也皆牽於時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

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

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

將樂汝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

喬木嚶其鳴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

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

失度美韓稜之抗正稜傳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

事具韓稜傳

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刊削也播

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劉放曰案文

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脫之彼與草木俱朽彼謂薄也此與金石相傾

此謂厚也老子曰高下之相傾豈得同年而語竝日而談哉又著絕

交論亦矯時之作穆集載論其略曰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

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

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之愛也其甚者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

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

敢止焉是川瀆竝決而莫敢之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

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

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為豐令

足下不遭毋憂乎親解纆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

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

其詩曰北山有鷗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

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劉放曰注我

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案文部字下少一民字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

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曰古之明君

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

遺失黃帝作中機之法孔甲有盤孟之誠太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

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鵠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也故

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說苑君道篇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

身日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臣術篇曰人臣之術順從復命無所敢專議不苟合位不

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也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

軍地有申伯之尊申國之伯周宣王之元舅位為群公之晉翼絕

三一日行善天下歸仁論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終朝為惡

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水災蝗蟲京師

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

皆當出民榜掠割剝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

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

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賊殺也又掠奪百姓皆

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

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前

淮南王謂伍被曰陳勝吳廣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也而面諛之臣猶言安

耳秦胡亥時山東兵大起叔孫通謂胡亥曰鼠竊狗盜郡縣逐捕之不足憂諸生曰何先生言之諛也

諱惡不悛卒至亾滅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

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

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

質帝時九江賊馬免稱黃帝歷陽賊華孟稱黑帝竝

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九江歷陽是荆揚之間也

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

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履危自安卽就也王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旣張遠

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寤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竝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

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

歸葬安平安平郡冀州所部僭為璆璠玉匣偶人玉匣長尺廣二寸半

衣灰者自腰以下至足連以金縷天子之制也左傳曰陽虎將以璆璠斂杜預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

人明器也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

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謝承書曰

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廳事上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本顯何形像之足

紀也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將也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

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

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

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

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讟煩興讒

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

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

重華忿於蒼墓矣向書曰放驩堯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有驩頭

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云驩頭驩堯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鄭玄注禮

記云近習天子所親幸者也竊持國柄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予置生奪廢誅也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運行也論

語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躒呼噏吐納也伊顏回夏桀盜

也。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

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攝持也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

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鯨首繫趾，鯨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缺其足也。

鐵著足曰缺也。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

朝諸公多有相推薦者，於是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

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

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

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璫以金為之，當冠前

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奏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

中。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

戚竝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

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

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

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

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

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

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也黃門侍郎一人，

傳發書奏，傳通也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

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
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
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
出傳聲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
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疽癰也延熹六年
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
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
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
凡二十篇袁山松書曰穆著論甚美穆前在冀州所

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

至河南尹野字子遼見荀爽薦文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

義謚曰貞宣先生謚法曰清白守節曰貞善聞周達曰宣及穆卒蔡邕

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袁山松書曰蔡邕議曰魯

季文子君子以為忠而謚曰文子又傳曰忠文之實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遂共議穆荀爽聞而非之故張璠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類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論曰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左傳曰頑嚚不友是為比周杜預注

云比近也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

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邕論略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

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能改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竟故告之以拒人誨也福故訓之以容眾

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別洗愛眾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子亦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矣將從夫孤焉○劉攽曰注否則蓋孔子稱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止案否字當作不可易繫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竝見論語故易明斷金之義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載讌朋之謔詩小雅伐木序云讌友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許許醴酒有與釃音所宜反奠音序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論語曰君子以文會

友以友輔仁又曰益者三
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

遂隆其好
左傳曰吳季札以縞帶贈于產子產獻紵衣焉孔叢子曰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傾蓋而語傾蓋謂駐車交蓋也前書曰王陽貢禹相與為友朱博與蕭育為友時稱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趣舍同

斯固交者之方焉
方道也
至乃田實衛霍之

游客
實嬰孝文皇后從兄子封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時為丞相田蚡武帝王皇后同產弟

為太尉蚡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衛青拜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口衰而去病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

廉頗翟公之門賓
史記曰廉頗趙人封為信平君假相國長平之免歸也故

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執我即從君無執

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

大署其門曰一歲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也
進由執合退

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
史記曰專諸堂邑人吳公子光以嫡嗣未得立

請專諸刺吳王僚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是其無如我何光乃置酒請王僚酒酣專諸置匕首魚炙

之中以刺王僚立歿又曰荆軻衛人也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亡歸與軻交結乃尊為上卿故謂之荆卿軻入
侯生豫子之投身
史記曰侯

秦刺始皇不遂而歿也
為大梁夷門門者魏公子無忌請為上客秦圍邯鄲
高啟公子竊兵符北救趙乃自剄又曰豫讓晉人趙襄子滅智伯讓曰士為知己者歿乃變名
姓欲刺襄子襄子令執之遂伏劍而歿
情為恩使

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

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

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易曰：西蔡氏貞孤之言

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

張竦。前書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張竦字伯松，竦

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

收，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

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

太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

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為交通恢獨瞭然不污於法

瞭明也，音公鳥反，或遂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

也。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

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東觀記：京兆

署戶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

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

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

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畱

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行，連辟之，遂皆不應。華

書曰安權為死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死令不合志病去可也于人以以闕覲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

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

東觀記載上書諫曰春秋

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于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入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

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

決錄注曰調字叔和為河南尹永和二年坐買洛陽

令同郡任稜竹田及上罷城東漕渠免官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

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

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

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

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執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

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

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

故稱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

乖互眾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

不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

休爵土之榮

四舅謂竇憲弟篤景瓌也

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

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

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

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

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夫孔子

所疾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世卿持權春秋以戒

左傳曰齊崔氏

出奔衛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稱崔氏者寫貶曷為貶譏世卿也

聖人懇惻不虛

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

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

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歿竭愚惟蒙畱神詔聽上印綬

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弟

子縑經輓者數百人

輓引柩也

庶衆痛傷之後竇氏誅帝

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為郎

中

三輔決錄注曰已字伯文為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

比干學尚書於晁錯

何氏家傳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

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

千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
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
霑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
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
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比
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
平陵代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
為名族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
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
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
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
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

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

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

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

故鸚鵡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春秋有鸚鵡來巢左

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鸚鵡跌跌公在乾侯季平子遂昭公公孫於乾侯杜

預注乾侯在魏郡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公羊

斥丘縣晉境內邑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有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

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曰吾道窮矣
何氏注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
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禮記孔子謂子貢曰子疇昔
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焉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丘即殷人也予殆將死也遂寢疾七日而死
海鳥

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

國人祭之展禽譏焉因曰今茲海其有風乎廣州之鳥恒知避風是歲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之曰吾過

矣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

懼然不敢答

懼音紀俱反

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

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

帑音立朗反

敞奏記由曰

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

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

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

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

晏晏溫也和也

君臣相合天下翕然

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

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禮

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

禮記曰歲凶手穀不登君膳不祭肺損服減損服御天

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

家被凶害

時西羌犯邊為害也

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

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

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

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

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

亦應有度

臚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二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見

漢官儀也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

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今明

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

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

得賜因陳得失秦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

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

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

國語昔楚鬬子文二

登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七束糗一筐以蓋子文成王每出了文

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

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公儀退食之比哉

史記公儀休相

魯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布好而逐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得奪其貨乎此音庶

劉攽曰安得奪其貨案文奪當作售得當作所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

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

時章帝崩也殤王名石齊武王纘之孫也○劉攽曰

案殤字當作煬字說在本傳

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

衛之中

暢得幸竇太后故刺殺之

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

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

須待也親在

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

適音的謂無蹤指的討捕也

迹不顯主名不立敬備數股肱職典賊曹

股肱謂手臂也公府

有賊曹王知盜賊也

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

事三公不與盜賊

敞在太尉府二府謂司徒司空都吉為丞相不案事遂為故事見馬

防傳也

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

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

陳平為左丞相對文帝曰宰相

者任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今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

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

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王者隨之

王者謂王知盜

賊之曹也

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

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

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

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

之恥

匈奴冒頓以精兵三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案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后時冒頓遺

高后書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孤憤冒頓自謂

此二辱

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

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

文母文王之妻大妣也詩曰既有列考亦

有文母

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

慙之恥而盛春東作

歲起於東人始就耕故曰東作

興動大役元元

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

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

鄭玄注論語筭竹器容斗二升

誠竊

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眾軍在

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

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

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

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

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

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

較明也

昔鄭武

姜之幸叔段

左傳鄭武姜愛少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

引以衛莊公之寵州吁

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州吁好兵公不禁大夫石碯諫

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乃殺桓公而篡其位愛而

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

毒適所以害之也

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

同患也

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

幹國事

比類也

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

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

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

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偏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

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

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

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其詩曰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於四國如憲等陷於辜辜則自

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呂后欲封呂祿呂產為王王陵諫不許陳平周勃順

旨而封之呂后崩平勃合謀卒誅產祿也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

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

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

下有誓泉之譏左傳鄭武姜引太叔段襲莊公莊公

相見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滅獲之謀上安主

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方言滅獲奴婢賤稱也

客有遠為吏其妻私人其夫將來私者憂之妻曰勿

憂吾已為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

舉藥酒而進之妾欲言酒之藥乎則恐逐其主母也

欲勿言耶則恐殺其主父於是佯僵而棄酒主父怒

答之故妾僵而覆酒上存主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

八世東觀記曰何修生成為漢膠東相成生果為太

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鄆光祿大復以愚陋旬

夫鄆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八世子也

後漢書卷之十三

三

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歿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康光武少子也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禮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

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

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

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出居謂與父母別居者其親先

亾者自恨慕禮不足追行喪制也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東觀記曰高譚等百

八十五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鯢陽舊渠百

姓賴其利鯢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鯢水俗謂之二

丈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

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

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深

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
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
卒於家

論曰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

權將有呂霍之變呂祿呂產也幸漢德未衰大臣方

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袁安任樂何之徒抗議柱下

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案禮圖注云法冠執法者服之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並

彈射糾察之官也故能挾幼主斷勦姦回之偏勦絕也○劉

幼主斷案文斷字上少一之字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間唯何敞

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贊曰朱生受寄誠不愆義公叔辟梁允納明刺絕交

面朋崇厚浮偽楊雄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

恢舉謫已敞非祥瑞永言國偏甘心彊諛諛佞譖也

奢僭上偏敞冒死切諫是甘心於彊諛之人也

四十四年二月三日也

